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錢塘陳思

纂次

書

上說文解字書

許冲



名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
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
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
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蝨蟲雜物奇恠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名上書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名陵公乘許冲布四十疋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上採訪李大夫書

李陽冰

陽冰志於

汝璪謹案法書苑注云於一作在

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

跡美卽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卦

汝璞謹案法書苑注云卦一作制

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

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

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

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須眉口鼻得喜怒舒慘之

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

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

汝璞

案法書苑注品彙一作氣象

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

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

將束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

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

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

復之主人樂惟新之命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

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

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青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

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

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

下承

汝璞謹案法書苑注云承一作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

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
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書序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古者包犧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
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
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
諸夬夫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

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忘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
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
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
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
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
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

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業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

皇善之出爲御史乃名其書曰隸書班固所云謂施之於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仰俯之勢耳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

書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以書幡信首象鳥形即下云鳥蟲是也五曰摹印蕭子良以

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以爲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

誤合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六曰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覃思累月

然後徐鍇曰書於及也及八曰隸書漢興有

題之徐鍇曰案書傳多云張並作草書又云齊相杜操

草書作據說文則張並之前已有矣蕭子良云橐書者

董仲舒欲言災異橐草未上即爲橐書橐者草之初也

史記上官奪屈原橐草今云漢興有草知所言橐草是

創草非尉律徐鍇曰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諷籀書九

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

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
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
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
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
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
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
杜人程邈所作也

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爲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

四曰佐書

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
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
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
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
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
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
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
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張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
爲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
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

俗儒嗇

汝璞謹案說文作鄙夫

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

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軌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史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知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將

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

徐鍇曰旨即意旨字旨者美也多通用

分別部居不相雜廁

徐鍇曰分部相從自許始也

萬物咸覩靡不兼

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論其侖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干祿字書序

顏元孫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鉛是

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復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摠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葺頃因閑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摠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念及氏回曰名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形究究幃禕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

方非涉推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因免詆訶若須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日不然請俟來哲

五經文字序

張參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間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

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

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一體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尙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假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知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鼎冪同物禮

經相舛薦遠同姓春秋互出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

詰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

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

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

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

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文先得六書之

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剛古文作坐篆文作有不備者

求之字林若祧禰道遙之類說文其或古體難明衆情

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窆變爲宜晉變爲

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

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

若膏變爲壽棗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

典及釋文相承作耳

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

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序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說文字源序

賈 耽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卽世謂之小篆後大發隸卒理獄滋多吏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授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揚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羣書所載略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寢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唯碑頌之額時觀數字仍十中八九

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紀點畫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唯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辯發源小學中獨許慎說文最爲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壇山之石藉其永久垂示將來茲亭控白馬之古津實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

俟君子

九經字樣序

唐元度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以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六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謹序上

撥鐙序

汝璉謹案書畫譜標題作唐林韞撥鐙四字法標題之次行有推拖撚拽四

字

林韞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故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

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闕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尙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無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罹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之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

者物故歎恨不極人或譏之曰彼尙不能自免何恨之
有耶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
於人佗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
之命旣不能自益其要妙敢恡復傳於智者

字源偏傍小說序

林罕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書
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觀近
代已來篆隸多失始則茫乎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有
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乙未
復病迄于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志與大理少

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尙書序云古者
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偏傍字源序云降及
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尙始皇兼并
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
高作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
體轉工卽世謂之小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
程邈變古文字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
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僕隸之用

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采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錄不分惟有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缺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隸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隸書字統

下錄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尙書及無平不陂字卽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開成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卽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卽前來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卽蔡邕於

國學所立石經也或云隸省者卽隸減也

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衆

書中減省畫點而

已是非官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

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裏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

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辨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古今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勅文明加禁斷今往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顏真卿撰千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卽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貶全無予奪

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大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
無益於字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遒健字勢妍麗者斯
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拗縵
之務於奇恠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
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
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踵毆虞褚柳之惑亂哉
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
文字雖知魯鈍不失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且
無差誤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
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

於篆字之下故効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
言卷軸繁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
浮辭撮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下各隨字訓釋
或有事關造字者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
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
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
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
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得其八九
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古人窮困墮厄而述作
興焉罕臥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厥將來非欲

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期於不朽一免
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易爲脫本審篆隸
無纖毫之失質神人無愧恥之心古今所疑坦然明白
如其漏脫以俟君子廣政十二年三月日林罕序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七

錢塘陳思纂次

書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旣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訛
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
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
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
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劔長戟森相向八分

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
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
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
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
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
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
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衡陽雙峽插天峻青壁巉巉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知
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可畏
銅餅錫杖倚閑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彩牋蒲
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
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稱

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爲老顛二公絕藝人所惜懷素
傳之得真蹟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
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
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惠力懷素墨妙不可
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同前

戴叔倫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
醉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
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洩
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恠狀翻合宜
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朱逵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崎
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盃神轉王
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跼鳶形容脫略真如助
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
恠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
蹙浪相翻驚海鴻于今年少尙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
妙絕當能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同前

魯收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
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揮
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掃數行勢不絕
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髮
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
投筆抗聲連叫呼信知神鬼助此道墨池未盡書已好
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絕倒所恨時人多笑聲
唯知賤實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字顛奇何謝張先生

同前

寶冀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却避鋒鋌疾魚鱗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曾襟氣長幼集賢豪至枕
糟藉麴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吳
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羆不足比如
虬如蛇不足擬涵物爲動鬼神泣狂風入林花亂起殊
形恠狀不易說就中枯燥尤驚絕邊風殺氣同慘烈崩
槎臥木爭摧折塞草遙飛大漠霜胡天亂下陰山雪偏
有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枯藤勁鐵愧三舍驟
雨寒猿驚一時此僧絕藝人莫測假此常爲護持力連
城之壁不可量五百年知草聖當

同前

任華

吾常好奇古來草書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兮不可弭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盃五盃不解意百盃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

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撥刺動海島歛若長蛇戍律竄深草迴環繚遶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又如飄風驟雨相激射速礫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嶽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與地窄別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鋟利於歐冶劔堅勁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襍褻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屍又如瀚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

滿窮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墻不
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牋與絹素凝神執筆守常度別
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二
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千里之步
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
爾來安得聲名一日誼九垓

同前

兼送謁
徐廣州

蘇 渙

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
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
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

魑魅魍魎驚本身鈎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虵爭屈鐵
西河劒舞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
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予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
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遊南溟
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深知
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同前

釋貫休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不
坐禪筋骨唯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
莫及鐵石畫兮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半傾山

衲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拏亂抹無
規矩羅剎石上坐子胥崩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騰
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鋌裏閃電光邊霹靂飛古栢身
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眈眈上呼鬱切切頓人足兮神辟
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槍擲箭何狼籍又似深山怪石
上古病松枝挂鐵錫月兔筆天竈墨斜鑿黃金側剗玉
珊瑚枝長大如束天馬驕獐不可勒東却西南又北倒
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著棗
木槩懷素師若不是星辰降瑞卽必是河嶽孕靈固宜
須冷笑逸少爭得不醉罵伯英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

崖折何崢嶸或細微僊衣縫綻金線垂或妍媚桃花半
紅公子醉我恐山爲墨海爲水天爲筆兮書大地乃能
略展狂僧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
謂任華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道
著其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土蝕雖畫沙兮印印泥
世人世人爭得測知師雄名在世間清風明月一何極

張伯高草書歌

釋皎然

伯英死後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狂
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寫形類物無不可
閨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蹴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花落朝

狂風亂攪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
有時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千里濤張生奇絕汝璪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張生草絕王難再遇草罷臨風展輕素陰
籍不嗔嵇亦顧長安酒勝醉後書此日騁君千里步

陳氏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
孺子如今皆暗合飈飛電洒眼不及但覺毫端鳴颼颼
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且燥
少室枯松欹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色在欄干

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不飲嫌昏沉
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瓜狀奇鼠鬚銳冰牋白哲越人惠
王家小令草最狂爲予揮灑驚騰勢

蕭鄴草書歌

顧况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濕
花枝濛濛向水垂見君數行何洒落石上之松松下鶴
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煙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稱絕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冠
落紙紛紛運纖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不如

猶輕昔日墨池學未許前賢團扇書艷彩芳姿相點綴
水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分筆端勢
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颼颼乍疑崩崖瀑水落
又見古木飢飈愁變化縱橫出新意眼看一字千金貴
憶昔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詈光大師草書歌

釋貫休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宜

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山猛燒

汝璪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海上風

驚驅

吹斷狂煙著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几面試發將

軍砲別有寒鷗掠絕壁提上元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

角來舞槩盤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堆
玉案晨開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僧家愛詩自
拘束僧家愛畫亦局促唯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
便足

贈詈光上人草書歌

吳融

篆書朴隸書俗草聖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蛩光紫
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番

汝璪謹案圖書集

成作

流 三五行摘如鈎挑如撥斜如撐

汝璪謹案圖書集成作掌

圖廻

如幹又如夏禹鎖淮神波底出來手正拔又如朱亥鎚
晉鄙袖中擡起腕欲脫有時軟縈盈一穗秋雲曳空濶

有時瘦巉巖百尺枯松露槎枿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
霹靂龍蛇活稽山賀老昔所傳又聞能者惟張顛上人
致功應不下其奈飄飄滄海邊可中一入天子國給素
裁縑洒毫墨不繫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
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爲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廣利
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石千萬狀
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蹤轉奇絕
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百鍊剛挺特

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滅沒好是不彫刻縱橫衝
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與風月乃知性是天
習由人莫輕河邊殺糲飛天上作麒麟但日新又日新
李白非通神

虞書歌

賈耽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
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奇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
孤青似竹更颼颼濶白如波長浩渺誰能方正不隳倒
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至寶

八分書歌

姚贊

吳興姚贊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波紋
上有鷓鴣鴻鴻羣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真蹤草聖今古有修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
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
風雨驚兮魍魎走山嶽動兮龍蛇鬪千尺松枝如蠹朽
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
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是兩人身

書詩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綉拂素起龍魚鳳
舉崩雲絕鸞驚遊霧踈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杜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
在開元中韓蔡同最屬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劄
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
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文學與我
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
交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弃驂騑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

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汗
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
志胡爲因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
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爲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颺駛崩
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勸勉防縱恣邦以
民爲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
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
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前人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

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
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
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
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
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
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
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

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李白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妙精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貽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

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秔
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卽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尤顛
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釋子吾家寶神清惠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絕伯英書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
飛錫

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踈壽酒還
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尙皇象
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
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答柳柳州三首

前人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
且盡薑牙斂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嗔浣壁書窗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兆
女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傭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
爲報元常欲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
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書
雲灑霽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
停筆驚浪恐傾船

祕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迥健風尙高遠
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溫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
鷓鴣葦花隨釣艇
蛤蜊菰菜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
一宿秋風憶故鄉
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
出籠鸞鶴歸遼海
落筆龍蛇滿壞墻李白死來無醉客
可憐神彩弔殘陽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蒼蘊花間客軒轅席上珍筆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
內殿初招隱曹溪得後塵龍蛇驚粉署花雨對金輪
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旬
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浦老劍去玉洲貧
鴛鴦輪黃絹壇場遶白蘋鼎湖閑入夢金閣靜通神
海氣成方丈山泉落淨巾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
拂岳蕭蕭竹垂空澹澹津漢姝難覓對荆璞本來真
伊傅多聯璧劉雷競買鄰江邊有國寶時爲劖星辰

高閑上人

善草書

張祐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
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論經儔
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邱
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畱着看銀鈎

寄晉光上人

陸希聲

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

應念江頭泝人

送晉光大師

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手戴灣逢健筆尋知達九重聖主賜衣憐絕藝
侍臣擿藻許高蹤寧親久別街西寺待詔初離海上峯
一種苦心師得了不須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偓

何處一屏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
惟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明

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濃磨墨

不揖傍人歛便書畫壯倒松橫洞壑點麤飛石落空虛
興來亂抹亦成字祇恐張顛顛不如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得元門親入長安謁至尊莫恠出來多意氣
草書曾悅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李建勳

跣跣爲詩跣跣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
得似秦朝次仲無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七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八

錢塘陳思纂次

書銘

飛白書勢銘 汝琛案 書畫譜題下注云張懷瓘書斷作劉彥祖今考書斷原作劉彥祖但銘詞詳略不同而首四句彼此迥異謹附識 劉劭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蚊脚偃波楷隸八分世絕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艷藝珍若乃敷析毫芒纖微和惠素翰冰鮮蘭墨電掣直準箭飛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致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
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
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
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裁
片字金溢仙芝繁弱既匪足質蟲虎績綵又安能匹君
子品之是最神筆

書銘

陸龜蒙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
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

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去聲省擣泉

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

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

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

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尾違首言

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讎美憐銘誅碑表虛

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

一編副以臬穀其畱最延繆戾顛倒尤蒙弗刪在珉石

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

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

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贊

壁書飛白蕭字贊

李約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

飛白古法妙絕冠時

古法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

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卽在子雲之前而雖名不效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

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

鑒定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于海樞堂座右之

壁

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瓜書十五字置于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畱以親翫

余後獲之

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

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懣時事以與名踈非欲乖時好尙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酒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晝閑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日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闕於世在世爲

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
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
映雲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蟭蟠氣
雄昆池駭鯨時門鬪龍攢毫疊札或橫或縱層層陣雲
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
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踈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
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爾
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權德輿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迹興涵雲海詞
韻金石傳於祕邱永永無斃

筆意贊

汝璪案 圖書集
成作齊王僧虔撰

書之妙道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
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又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
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卽彰乃爲筆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
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槩勒若橫釘開張
鳳翼聳擢芝英麤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毫髮死
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書敘

自敘

釋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胷略無稽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恠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辯許在末行又以尙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踈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觀其筆

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章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談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爲直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卽屢蒙激昂教以筆法姿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矣其他述形似則有張禮部

云奔虵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
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王永州邕云寒猿飲水
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達云筆下唯看激電
流字成只畏盤龍走敘機格則有李侍御舟云昔張旭
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
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
張顛曾北面汝璞謹案 圖書 集成北面作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
無定則古瘦禪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
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
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

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
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
奔駛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
吳興錢起詩云遠鶴汝璞謹案 圖 書集成作遠跡無前侶孤雲寄太
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
非虛薄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歷丁巳冬十月二
十有八日

送高閑上人敘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
論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
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隳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哉吾聞浮屠人善幼多伎能閑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之矣

敘草書送山人王傳父

沈亞之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爲其爲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能
啓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聞之
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
吹旣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爲之書則

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父學爲旭書居故
吳公子光劔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遊天下慕其出
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爲余題旌故
平廬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日願欲余敘
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劔氣之勢
乎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草書僧誓光歸越

司空圖

僞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
橐焚棄札牘之類以快旣自容矣又讎沮繼至者若不
勝其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
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僞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化亦
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踵
門而勤請者耶誓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
不至故逸迹迻勁之外亦恣爲歌詩以導江湖沉鬱之
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
名內殿且爲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
之最是行也爲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書傳

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一見前代

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爲暮學父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木七分

羲之年八歲學書見諸家論書常悲思遂自云今雖童稚稍長必求會解而後作筆勢論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絕

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二妙

前漢相國蕭何善篆籀

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書

秦相李斯改尙方大篆爲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勢也至曹喜見之悲歎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芝字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見蔡邕作筆勢芝遂作筆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窺戶見昭筆心論

驚歎無已慮後時學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骨論

晉王羲之別傳

子獻之附

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於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監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

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設嘉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

書相報見有一新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生送
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生還失書驚懊累日
又嘗在蕺山旦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
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羲之因取筆書扇
各五字姥大悵惋言舉家朝飧唯仰於此云何書壞羲
之答曰無所損但言是王右軍書字可求百錢既入市
人爭買去後數日姥復持數十扇來請書羲之笑而不
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
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
池水盡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初不勝庾

翼和情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而
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
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
若神明頓還舊觀以升平五年卒卒年五十九贈金紫
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
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
能登峯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
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若研精
體勢則無所不工所謂冰寒於水亦猶雅頌得所鍾鼓
云乎觀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華蓋世

獨映古今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羲之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元之凝之操之並工草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爲舅氏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慕劉真長之風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如堵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犍牛甚妙年三十始仕起家爲州主簿尋爲祕書郎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尙新

安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亦善書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太元中新造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獻之幼學

父書次習於張爾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之冥
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勅至於行草與與合則若孤
峯四絕迴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視其書雄武神縱
靈姿秀出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搏風長鯨
噴沫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
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尙
富縱逸不羈天骨未成有時而躓靈根不固豈不痛哉
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彌不介懷偶其與會
則觸遇造元筆皆發自於衷不從於外時議者以爲羲
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

有媚趣惟行草之間逸氣逼人若論諸體則劣於右軍
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或謂獻
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
四十三族第珉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
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唐僧懷素傳

陸羽

懷素疎放不拘於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
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
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
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

言苑書畫卷之六
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先時學歐陽詢書世
莫能變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尙書陟見
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
學無師授如不由戶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
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爲羣從中表兄弟至中文
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
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
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恠凡草聖盡于
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呼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
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

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二帖擬此書課以
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
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
書于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
公孫大娘劔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
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顏公于是
懷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
豎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
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
奇峯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折之

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真詳夫藏真之字禮部張公謂云夫人名字必合祥兆豈偶然而已屏幃者堂室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勲不可享之古人云一女不織必有寒色而貧賤者思尺寸爲他裘衣猶不能致况屏幃之間長

與懷素一日九場醉僧耳而以管毛硯汁恣情揮潑書吳縑素縞不知其數得非名懷其素者耶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其真耶



